東軒筆錄/卷之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軒筆錄

全書始

卷之一

下一卷▶

太祖皇帝得天下，破上黨，取李筠，征維揚，誅李重進，皆一舉蕩滅，知兵力可用，僭偽可平矣。嘗語太宗曰：「中國自五代以來，兵連禍結，帑廩虛竭，必先取西川，次及荊、廣、江南，則國用富饒矣。今之勍敵，止在契丹，自開運以後，益輕中國。河東正扼兩蕃，若遽取河東，便與兩蕃接境，莫若且存繼元，為我屏翰，俟我完實，取之未晚。」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，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。

錢俶初入朝，既而賜歸國，羣臣多請留俶，而使之獻地。太祖曰：「吾方征江南，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。江南若下，俶敢不歸乎？」既而皆如所處。

武陵、辰陽、澧陽、清湘、邵陽五州各有蠻徭嘯聚，依山阻江，迨十餘萬。在馬希範、周行逢時，數出寇邊，以至圍逼辰、永二州，殺掠民畜，歲歲不寧。太祖既下荊湖，思得通蠻慣、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，以鎮撫之。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，長七尺，武健多謀，在周行逢時，屢以戰鬬立功，蠻黨服之。太祖召至闕下，察知可用，面以一路之事付之。起蠻酋，除辰州刺史，官其一子為殿直，賜予甚厚，仍使自辟吏屬，盡予一州租賦。再雄感戴異恩，誓死報效，至州日，訓練土兵，得三千人，皆能被甲渡水、歷山飛塹、捷如猿猱。又選親校二十人，分使諸蠻，以傳朝廷懷徠之美意，莫不從風而靡，各得降表以聞。太祖大喜，再召至闕，面加奬激。再雄伏地流涕，嗚咽不勝。改辰州團練使。久

之，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。再雄盡瘁邊圉，故終太祖之世，無蠻陌之患，五州延袤千里，不增一兵，不費帑庾，而邊境妥安，由神機駕馭一再雄而已。

陳摶，字圖南，有經世之才，生唐末，厭五代之亂，入武當山，學神仙導養之術，能辟穀，或一睡三年，後隱於華山。自晉、漢已後，每聞一朝革命，則嘯慼數日，人有問者，瞪目不答。一日，方乘驢遊華陰，市人相語曰：「趙點檢作官家。」摶驚喜大笑，人問其故，又笑曰：「天下這迴定疊也。」太祖事周為殿前都點檢，摶嘗見天日之表，知太平自此始耳。

雷德驤判大理寺，因便殿奏事，太祖方燕服，見之，因問曰：「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，遂與本家姓，其意安在？」德驤曰：「古人制貴賤之分，使不可瀆，恐後世譜牒不明，有以奴主為婚者。」太祖大喜曰：「卿深得古人立法意。」由是歎重久之。自後，每德驤奏事，雖在燕處，必御袍帶以見。

周世宗壽春之役，太祖為將，太宗亦在軍中，是時壽春久不下，世宗決淮水灌其城。一日，藝祖、太宗及節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，游於城下，艇中惟有一卒司鐐爐，世謂之茶酒司，一矢而斃，太祖、太宗安座以至迴舟，矢石終不能及。

錢俶入朝，太祖眷禮甚厚，然自宰相以下，皆有章疏，乞留俶而取其地。太祖不從。及賜還本國，復宴餞於便殿，屢勸以巨觥，陛辭之日，感泣再三。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複，封識甚密，以賜俶，且戒以途中密觀。暨歸途啟之，凡數十軸，皆羣臣所上章疏，俶自是益感懼，江南平，遂乞納土。

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，太祖曰：「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？」普對曰：「使維翰在，陛下亦不用，蓋維翰愛錢。」太祖曰：「苟用其長，亦當護其短，措大眼孔小，賜與十萬貫，則塞破屋子矣。」

李重進之叛也，有二子方為宿衛。太祖夜召面語之曰：「而父何苦反耶？江淮兵弱，又無良將，誰與共圖事者？汝速乘傳往曉之，吾不殺汝也。」二子伏泣戰汗，太祖趣遣之。重進方坐轅門，與諸軍議事，忽二子至，入聞聖語，皆相顧大駭，士卒聞之，驚疑不測，而有向背之意。俄而王師壓境，重進不知所為，與家屬赴火死，揚州平。

太祖、太宗下諸國，其偽命臣僚忠於所事者，無不面加獎激，以至棄瑕錄用，故徐鉉、

潘脊修輩皆承眷禮。至如衛融、張洎應答不遜，猶優假之，故雖疏遠寇讎，無不盡其忠力。太平興國中，吳王李煜薨，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。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，面奏曰：「知吳王事迹，莫若徐鉉為詳。」太宗未悟，遂詔鉉撰碑，鉉遽請對而泣曰：「臣舊侍李煜，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，乃敢奉詔。」太宗始悟讓者之意，許之。故鉉之為碑，但推言歷數有盡，天命有歸而已。其警句云：「東鄰遘禍，南箕扇疑。投杼致慈親之惑，乞火無里婦之談。始勞固壘之師，終後塗山之會。」又有偃王仁義之比，太宗覽讀稱嘆。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，尤加歎賞，每對宰臣，稱鉉之忠義。吳王挽詞，今記者二首，曰：「倏忽千齡盡，冥茫萬事空。青松洛陽陌，荒草建康宮。道德遺文在，興衰自古同。受恩無補報，反袂泣途窮。」又曰：「土德承餘烈，江南廣舊恩。一朝人事變，千古信書存。哀挽周原道，銘旌鄭國門。此生雖未死，寂寞已消魂。」李王葬北邙，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，故有鄰國信書之句。東鄰謂錢俶也。

太祖幸西都，肆赦。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，太祖召至便座，令面陳其事。文定以手畫地，條陳十策：一下并汾，二富民，三封建，四敦孝，五舉賢，六大學，七籍田，八選良吏，九懲姦，十恤刑。內四說稱旨，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，太祖怒，令武士拽出。及車駕還京，語太宗曰：「我幸西都，惟得一張齊賢耳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日，汝可收之，使輔汝為相也。」至太宗初即位，放進士榜，決欲置於高等，而有司偶失掄選，寘第三甲之末，太宗不悅。及注官，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。文定釋褐將作監丞、通判衡州，不十年，累擢遂為相。

陶穀，自五代至國初，文翰為一時之冠。然其為人，傾險狠媚，自漢初始得用，即致李崧赤族之禍，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。太祖雖不喜，然藉其詞章足用，故尚寘於翰苑。穀自以久次舊人，意希大用。建隆以後，為宰相者，往往不由文翰，而聞望皆出穀下。穀不能平，乃俾其黨與，因事薦引，以為久在詞禁，宣力實多，亦以微伺上旨。太祖笑曰：「頗聞翰林草制，皆檢前人舊本，改換詞語，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，何宣力之有？」穀聞之，乃作詩，書於玉堂之壁，曰：「官職須由生處有，才能不管用時無。堪笑翰林陶學士，年年依樣畫葫蘆。」太祖益薄其怨望，遂決意不用矣。

太祖聖性至仁，雖用兵，亦戒殺戮。親征太原，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，躬禱於佛前曰：「此行止以弔伐為意，誓不殺一人。」開寶中，遣將平金陵，親召曹彬、潘美戒之曰：「城陷之日，慎無殺戮。設若困鬬，則李煜一門，不可加害。」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，由聖訓丁寧也。真宗常語宰臣，以河東之役，兵力十倍，當一舉克捷，良由上黨發願之時，左右有聞之者，賊聞此語，知神兵有戢，故堅守不下，至煩再舉也。

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，凡數年。一日，有內侍使京西，朝辭日，太宗密諭之曰：「卿至汝州，當一訪曹翰，觀其良苦，然慎勿泄我意也。」內侍如旨，往見翰，因弔其遷謫之久。翰泣曰：「罪犯深重，感聖恩不殺，死無以報，敢懇苦耶？但以口衆食多，貧不能度日，幸內侍哀憐，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飤粥，可乎？」內侍曰：「太尉有所須，敢不應命，何煩質也。」翰固不可，於是封裹一複以授，內侍收複，，以十千答之。暨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，太宗命取其複，開視之，乃一大幅畫幛，題曰「下江南圖。」太宗惻然念其功，即日有旨召赴闕，稍復金吾將軍，蓋江南之役，翰為先鋒也。

孫何榜，太宗皇帝自出試題卮言日出賦，顧謂侍臣曰：「比來舉子浮薄，不求義理，務以敏捷相尚，今此題淵奧，故使研窮意義，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。」語未已，錢易進卷子，太宗大怒叱出之，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。

太宗以元良未立，雖意在真宗，尚欲遍知諸子，遂命陳摶歷抵王宮，以相諸王。摶回奏曰：「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。臣始至壽邸，見二人坐於門，問其姓氏，則曰張旻、楊崇勳，皆王左右之使令者。然臣觀二人，他日皆至將相，即其主可知矣。」太宗大喜，是時真宗為壽王。異日，張旻侍中，楊崇勳使相，皆如摶之相也。

真宗天縱睿明，博綜文學，尤重儒術，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，未始不從容顧問。真宗善談論，雖造次應答，皆典雅有倫。當時儒學之士，擢為侍從，則有終身不為外官者。杜鎬以博學，尤承眷禮，晚年苦肺疾，累乞閑地，真宗不允，至數年加劇，又於便坐懇述。真宗曰：「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。」鎬於是薦戚綸以代，又逾年，未及得請而卒。

真宗聖性好學，尤愛文士，即位之初，王禹偁為知制誥，坐事謫守黃州，謝上表有「宣室鬼神之問，豈望生還；茂陵封禪之書，惟期身後。」之語。真宗覽表，驚其詞之悲，方欲內徙，會黃州境有二虎鬬而食其一，占者以為咎在守土之臣。遽有旨移守蘄州，以避其變，勅下而禹偁死矣。

澶淵之役，王超、傅潛兵力弗支，遂至中外之議不一，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。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，李沆、宋湜贊之，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為言。時陳堯叟請幸蜀，王欽若乞幸江南。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：「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，卿以為如何？」萊公答曰：「不知何人發此二謀？」真宗曰：「卿姑斷其可否，勿問其人也。」萊公曰：「臣欲得獻策之人，斬以釁鼓，然後北伐耳。」真宗默然而悟，遂決澶淵之行。

真宗次澶淵，一日，語萊公曰：「今虜騎未退，而天雄軍截在賊後，萬一陷沒，則河朔皆虜境也。何人可為朕守魏？」萊公曰：「當此之際，無方略可展。古人有言，智將不如福將。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，福祿未艾，宜可為守。」於是即時進札請勅。退召王公於行府，諭以上意，授勅俾行。王公茫然自失，未及有言，萊公遽曰：「主上親征，非臣子辭難之日。參政為國柄臣，當體此意。驛騎已集，仍放朝辭，便宜即途，身乃安也。」遽酌大白飲之，命曰「上馬盃」。王公驚懼，不敢辭，飲訖拜別。萊公答拜，且曰：「參政勉之，回日即為同列也。」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，無以為計，但屯塞四門，終日危坐。越七日，虜騎退，召為中書門下平章事、集賢殿大學士，如萊公之言也。或云：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，故萊公因事出之，以成勝敵之勣耳。

虜犯澶淵，傅潛堅壁不戰，河北之郡城守者，多為蕃兵所陷，或守城，或棄城出奔。當是時，魏能守安肅軍，楊延朗守廣信軍，乃世所謂「梁門、遂城」者也。二軍最切虜境，而攻圍百戰不能下，以至賊退出界，而延朗追躡轉戰，未嘗衂敗。故時人目二軍為「銅梁門，鐵遂城」，蓋由二將善守也。

景德末年，天書降左承天門鴟尾上，既而又降於朱能家，於是改元祥符，作玉清昭應宮，建寶符閣，盡裒天書，置閣中。雖上意篤信，而臣下或以為非，若孫奭、張詠，尤極詆訾。未幾，朱能謀叛，天下愈知其詐。至真宗上仙，王文正公曾當國，建議以「天書本為先帝而降，不當留在人間」。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，無一字留者，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。